



## 烧火

■ 安徽合肥 李云斌

从懂事开始我就知道用来烧饭的燃料叫烧火，那时烧火主要靠生产队分，有稻草、麦秸、油菜秸和棉花秸秆等；其次，母亲上班时常带一把砍草用的镰刀，抢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砍些荒草。砍荒草有三个禁区，生产队田埂不准砍，等割完稻后集体砍后再分配；私人自留地和房前屋后周围不能砍，那是私人禁地；再就是别的生产队地盘不得进入，免得引起纠纷；只能在三不管的地方砍。

母亲吃苦耐劳，每年千方百计到处砍野草，早晨，天蒙蒙亮出门，中午别人家吃饭了，我们还站在村头张望，晚上经常擦黑进家门，我们家草堆年年都比左邻右舍大。烧火仍紧张，每次坐到灶膛下烧饭，母亲都再三叮嘱，先要把灶膛下灰烬扒完，烧火要少少往灶膛里塞，用火杈把烧火挑起来架空，便于通风透气，灶膛旁边总是放一把芭蕉扇，有时督促我用扇子从灶膛下煽风助燃。烧完后扒出的灰烬应该是灰白色，如果灰烬是黑色，证明烧火没烧透，免不了被母亲批评说不会过日子，懵懂年龄时就知道烧火金贵。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六七岁开始就要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拾柴火是其中要务之一。住家与工厂仅隔一道铁丝网，铁丝网拦不住我，木柴、油毡、废棉纱头等都是捡拾对象，每天有规定任务，完不成要受责罚。小小年纪，玩心大，常常玩懵了，把任务忘掉，回家之前突然想起，临时寻一点凑合架在篮子上，企图蒙混过关，逃脱不掉母亲的火眼金睛，少不了挨一顿责骂，我老老实实躲在角落里，特乖。

捡煤渣，是童年难忘的经历。厂里食堂和锅炉房烧煤，每次拉出的煤渣都被小伙伴们抢着扒拉分开，然后在自己抢到的煤渣里寻找没有烧尽的煤，我们称为二炭。捡煤渣是疯狂的动作，冒着烟和腾腾热蒸汽，用耙子、铲子、木板等，凡是能扒拉的用具都派上用场，人人动作利索，迟缓就没有你的份，斯斯文文

只能站在旁边干瞪眼，没有人同情弱者，农村孩子都皮实，既出来捡炭，都不是家里娇生惯养的宝贝。

大孩子脑筋活络，会把负责烧火的师傅哄好，把锅炉房前后或食堂烧火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帮忙把煤从煤场运到指定的位置堆好，帮着往灶膛里添煤，帮着捅煤灰，师傅让他们自己扒灶下的煤渣，自己用小铁车运出来，他们从源头做起，其他人眼巴巴看着他们独享特权，只能等他们捡好，再上前去翻找剩下的。几天操作下来，小孩懂得要跟着大孩子后面转，大孩子帮忙时，小孩主动上前帮把手，大孩子只好分一些给小孩，师傅不管这些，坐享其成。捡回的二炭堆到墙角，留到冬天或过年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立小家庭，享受每月按计划发放煤球票，常常想到小时候烧火紧张的日子，一直都比较节省用煤。烧煤比烧草和柴方便，但有时候炉火跟不上，尤其急着用时，它好似故意不急不躁，人急得跳脚也没用。有天早晨，岳母跟一位熟人的车从安庆来我们处，我们留熟人吃完早饭再走。那时，住在郊区，买早点不方便，打开炉子准备下面条，熟人急着要赶路，感觉炉火始终慢腾腾，拿着芭蕉扇拼命煽，身上直冒汗，真是欲速则不达，结果面条煮得半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妻学校和煤气公司建立协作关系，为每位教师配备两个液化气罐和双头灶台，每月按时灌装液化气。我请熟人用钢筋特制一个挂钩，早晨骑车把空罐送到学校，中午放学把灌好的罐子拉回家。用上液化气，方便、干净、快捷，火焰大小可调，炒菜尤其方便，再不用担心烧火跟不上。再后来用上管道煤气，方便省事。进入新世纪，随着西气东输工程的建成，惠及千家万户，改用天然气，比煤气更干净，燃烧值更高。烧火的变化让我们的生活有质的飞跃，看着欢快跳跃的蓝色火焰，我切身感受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

## 生命的吟诵

■ 安徽合肥 江文波

我与田晓华相识相交多年，他本是个骨科专家，以医生的人道情怀和精湛医术，在行业内出类拔萃，受人称道。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他到了“知天命”之年，冷不丁地闯进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并且一口气出版了四本诗文集，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著名诗人梁小斌、往生的优秀诗人祝凤鸣、著名诗评家杨四平等众多诗人、作家纷纷给予好评。

医生与作家这两个职业，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相距甚远。但在古今中外文坛，从医生成为作家甚至卓有成就作家的，不乏其例，如俄国的小说家契诃夫、日本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还有写出享誉世界的福尔摩斯系列推理小说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等。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鲁迅和郭沫若，当初也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创作出一大批深受国人推崇的文学作品。当代作家中比较知名的池莉、余华、毕淑敏等，也是医生出身。这是个令人饶有兴趣的现象。

文以载道，医以济世。或者医学与文学本质上是相通的，医生要以理性的思维和专业医术，关怀人的肉体，作家以感性的内心和文学的形象，陶冶人的灵魂，共同的关注点都是人的生命。而高明的医学，是既关心身体又关心灵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医生从文可能有更好的底蕴与条件。

以文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是由天、地、人组成的，而人是主体。人的身体里蕴藏着整个世界，大脑就是无垠的宇宙。长期的医生职业，使田晓华对

自己及人的生命，人世的生存状态，这一个辽阔的天地，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在即将从医生岗位退休的时候，田晓华又奉献出最新力作：诗集《左腿是长诗，右腿是短诗》，读后感慨良多。《左腿是长诗，右腿是短诗》，是诗集的开卷之作：

在突发脑梗的那一天，我在手机上认真地写下：和谐左腿是长诗，右腿是短诗写诗的我，分明是个跛子前行的手杖就是我的手中心今后我要用我不和谐的脚步去证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永恒博大的，也是平坦的

这首诗表现的是田晓华独特的体验与“发现”，左腿长右腿短，这是在病中瞬间的感觉：“写诗的我，分明是个跛子”。“跛行”的世界是摇晃的、高低不平的，作者却在其中的不和谐中发现了和谐，这就是这首诗的现代性所在。

人生就是修行，作为医生的田晓华，在救死扶伤的事业中，更是人品、人格的历练，他在人生的道场，时刻感觉到神就在身边，他的神，没有物质的形状，只是如一阵“清风”，如一片辉光，在生命里吹拂，在灵魂里照耀，提点自己该往何处去、做什么？……他由此完善着自己的人生。田晓华的诗，是生命的吟诵，朴素、忠诚、深邃。



## 书城情缘

■ 上海 崔鹤同

听说从2021年12月12日起，上海书城福州路店将闭店重装，我闻之心里陡然“咯噔”了一下，颇为不舍。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平日一有时间就奔书店或图书馆。我1965年8月从上海支边去新疆，2003年在江苏退休后于2007年10月回沪定居。记得我未回上海定居前，每次来上海，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书城是我必定要“拜访”的地方。当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书城，就被她的雄伟和壮美，深深叹服。上海书城总面积四万平方米，营业面积超一万平方米，共有七层零售空间，说她为“城”，一点也不为过。她建成伊始，就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建筑地标之一。我相信，就全国而言，她也应该是开放式零售书店的翘楚。据悉，书城刚建成之初，读者进门购书要买门票，队伍排成长龙，从福州路、广东路、湖北路绕来绕去，几千号人连绵不断，蔚为壮观；甚至有人从南京、苏州、杭州坐火车赶来，一睹她的芳容。

说到书城，我和她颇有情缘。我每次来上海探家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到书城“弯弯”“转转”，那里浩如烟海的书籍，使我目不暇接，爱不释手，流连忘返。我会在书城如饥似渴地“泡”上一天。每次，我都会带上两只馒头、一瓶凉开水，从书城上午九点半开门，一直不停地浏览阅读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甚至忘记了喝水吃饭。及至要回家，才感到饥肠辘辘，这时才想到带来的馒头仍放在包里还没有动。

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的夏天。那年7月，我的第一本哲理随笔集《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那天我和文友曾亚波一起来到书城，正值暑假，书城里读者众多，熙来攘往，其中有很多中小學生。我们来到书城三楼，在《励志·成功》板块的书架上，我出版的那本书一擦擦地赫然在目！我非常激动，简直有点欣喜若狂！我写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编印成了书，又出现在大上海最大的书城！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奖赏和鼓舞了！我赶忙让小曾给我在书架旁和我的书合影留念。而后，我又耍了个小心眼，把我的书又分放一些到另一个书架上，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向我讨这本“处女作”而我已没有存书时，我便到书城来买。想不到书架上已没有我那本书。我问书店工作人员，仓库里还有没有我的书，被告知已售罄，仓库里不会留有存货。我既有些遗憾，也很感欣慰，虽然我没有买到书，但我的书已售完，说明还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这也有赖于书城的品牌效应吧。

后来，我常常在书城一些青少年阅读丛书里看到收录的我的文章，这也给了我极大的鞭策，我更加刻苦地读书，勤奋地写作，眼下我已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出了二本书，第三本也即将面世，我还有幸加入了上海市作协。

前几天，我又一次来到了书城。因是周末，九点半不到，书城门口已有不少人在等待着。进入书城，“二十三载，感谢你的陪伴！”“道一句‘再见’，只为未来更好的相见！”的标语，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怦然心动，而又感慨万千。“全场6折”“会员5折”，更有特价书3折。书城工作人员还在马不停蹄地拆开开封，让一捆捆新书上架，在进行最后的甩卖。这也不免让人产生凄楚苍凉之感。不少读者怀里抱着几本书，还在书架前徘徊，有的还拎着购书筐在四处寻觅。我也买了两本心仪的散文集，并请人用手机在书城门口和她合影留念，祝福她的明天更好更美。